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别集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翟一鑄

震川別集卷一

明　歸有光　撰

應制論

士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天下之治繫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與焉夫天下之才未嘗無也所賴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難而所以用其才者難也能用其才係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

謂德者必其資性之純而心術之正是故其氣剛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寛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謂有其德矣而後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氣而樂其忠厚之化而人心世道實係之夫才者行於一時則固一時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則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為不窮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則餘無可取矣善乎豫章羅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為驚世可喜燄然赫然以為人臣之

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為本儒者之論何其切近而篤實也夫所謂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為措置蓋未暇論而不可窮之業實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既撥則枝葉無所寄託矣士之有德德既隳則才猷無所附麗矣蓋有其德而後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無其德則才之所用適足以僨天下之事而已矣夫人君治四海之衆一人不能獨為而與海内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設官分

職如此其衆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蓋自一命以上無虛位也無乏人也則人人盡其才因其職以自效舉目前之事則既能辦飭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無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興天下之業然有利焉不勝其害也有得焉不勝其失也天下幸而無事人臣安享祿位以為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漸靡積習而不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犖自立于世然

後隨其所受之職皆能不違于道是故與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與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與之建天下之功興天下之業功成業廣而後無患嗚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為本也且所謂正直者何也氣之剛以毅也其質近乎義而心術之正必不苟于佞天子欲有所為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為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規羣臣有姦必發事有庇于民益于國爭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國爭之而必不行可與為善而不

可與為不善可與為義而不可與為不義萬鈞之重不為懾雷霆之威不為怵諤諤乎無所隱也蹇蹇乎無所避也侃侃乎無所撓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為之改容姦萌為之弭息四夷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所謂忠厚者何也心之寬以恕也其質近于仁而心術之厚必不苟為薄輔天子而

以寛仁與羣臣處而不求為異天子有過而非心逸志為之潛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務包容其小而愛惜其才可以裨國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無益于國不舉如泰山之安而不揺如深淵之静而莫測休休乎其無所不容也粥粥乎若無所能也渾渾乎若無辨也與與乎其可即也君德賴以培養生民賴以滋息社稷賴以鎮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償金脱驂翻羮唾面之類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則如曹參周勃丙吉

狄仁傑郭子儀裴度呂端王旦韓琦之徒是也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厲容有激天下之變是固有之然刓方為圓以規世好君子終不避伉厲之譏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無能容有以養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鍥厚為薄以索人情君子終不避不能之誚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質性之美而原于心術之正則正直而不至於伉厲忠厚而不至于無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隨變化而謂之通凌詘盡察而謂之能此則天下之所

謂才而非士之所貴也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聖之姿其功與天地並若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過曰直清曰弼直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聖賢所以佐其君者不過如此而已矣迪知忱恂夏之所以有室大競也惟兹有陳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迪知周之所以怙冒聞于上帝也夫其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業所至乃與天地並成王之命

君陳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必有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天下之勢欲其直常趨于佞欲其厚常趨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貴者如此而有國家者務培養之以伸抗直之氣而全忠厚之體孔子生于周末褒史魚之直惡祝鮀之佞思史之闕文而稱周公之訓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噓以成風相吹而成俗隆汙之時一人噓之不能為熱

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為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奬之而不抑之以伉厲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嗤之以無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則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與公卿大臣之事誠如此則百僚師師皆恍惕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葦之忠厚可以遠追于成周之盛也謹論

太極在先天範圍之内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則道局于象而有

所不該以言求象則象滯于言而有所不盡嗟夫古之聖賢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該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詳而以言盡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設而反有所不該不盡則聖賢之心于是乎窮雖然聖賢固非逞奇眩異苟為制作以該于天下則其始之為象也將謂其足以該道也其後之為言也將謂其足以盡象也象有不該之道而言有不盡之象則聖賢不輕以為之名由此言之則天下之道不可無聖賢之象而天下之

象不可無聖賢之言先天之圖伏羲之象也太極之圖
與說周子之言也天下無異道則無異象無異象則無
異言奮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奮乎千
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與太極也
豈可以先後大小而區別之耶然謂太極在先天範圍
之内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極而已矣太極之動静陰陽
而已矣陰陽之變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
惡萬物萬事而已矣聖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别動静修

違之間而已矣而太極圖者為數言以括之而未始遺也則夫先天雖上古聖人之作寧能有以加乎周子之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還布列寧有出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善惡萬事萬物聖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範圍焉者固非以不該不盡為周子病而獨為夫周子之未離乎言也未離乎言則固不若先天之籠統包括淵涵渾淪于忘言之天也聖賢之始為說于天下固謂可以盡象而該道而明言曉告以振斯世之聾瞶孰

知夫象之所不該者象不能盡而言之所不盡者非言之所喻也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渾渾焉流行于天地之間俯仰遠近巨細高卑往來升降浮沉飛躍有目者皆得之而為象天下未嘗有易而為易者未嘗亡迨夫羲皇有作始為先天之圖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圓奇偶之間如明鑑設而妍媸形淵水澄而毛髮燭然而失之者猶不免狥象之病則天下固已恨其未能歸于無象之天而孰謂其生于聖遠言湮之後建圖屬

書曉曉然指其何者為太極為陰陽為五行為男女善惡萬物萬事為聖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詳也而可同于無言之教耶故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而不盡也噫惟其無文故言之而不盡而言之所可盡者有言故也故自先天之易羲皇未嘗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聖人紛紛有作舉莫出其範圍以艮為首夏之連山也而不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為首商之歸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

先天之八卦也暢皇極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裏之說
觀璿璣以察時變而有取夫順逆之數作經法天而必
始于文字之祖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而必尚
夫十三卦之象未始為聲音也而言律吕者推之未始
為歴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會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
始為寒暑晝夜風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變化者推之
未始為性情形體走飛草木也而言萬物之感應者推
之未始為元會運世嵗月日辰也而言天地之始終者

推之未始為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也而言聖賢之事業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無眹則太極之立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則動静之機也乾兌離震居左而為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為地卦所以分陰分陽而立兩儀也乾坤亥巳天地之户陰陽所以互藏其宅也泰否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長求之而動静見以淑慝求之而聖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甞言太極也而太極無所不該太極言太極則亦太極

之說耳是故無言者不暇言以傳而有以盡天下之所不言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盡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說者愈詳而卒不能自為一說自立一義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孫雖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體故太極者先天之子孫也雖然有先天則太極可以無作而周子豈若斯之贅也葢天下不知道聖賢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聖賢不得不詳于言于是始抉天地之秘以洩之自文王已不能無言而易

有太極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韋編三絶之餘矣大饗尚玄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飯也祭先大羮而庶羞之飽也嗚呼亦其勢之所趨也

泰伯至德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

迹而在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為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為琦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獘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弑衂之禍不在其

身則在其子國内大亂者再世吴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吴國為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顔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

相與褰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為賢人而已葢至于泰伯而後為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葢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為異論以為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歴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為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

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狄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為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

以辨之而論語之注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髙祖中人以下之所為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歴及昌為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簒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為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為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為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為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

槃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為惠帝不成而為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

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為之説是孤竹不為賢而必箕穎以為大歴山不為孝而必首陽以為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為迺匹夫匹婦之所為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為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忠恕違道不遠

天下不求道于有而求道于無求道於無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無也求其無者非求也葢道根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故求道於有者求諸心之謂也自堯舜禹湯之迹遠文武周公之學荒世之論道者不勝其説而求道者不勝其塗汶汶紛紛孔氏之門辟而闢之日不足也而為之説曰忠恕則足以近道夫天下方苦于道之難求其説宏遠恣肆窮天極地嘵嘵焉唯恐其言之不詳卒其終身之力白首

有不得其源者而孔氏之徒一言以蔽之何其言之簡而功之徑也嗟乎道固然也非孔氏之徒為之也天下之患在于不知道知其物而後能取之知其途而後能由之知其的而后能射之夫然後取之而獲由之而至射之而中也不知其道而求之何怪其言愈多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嗟乎亦取之心而已謂道為遠人而心亦遠人乎天命之謂性率是性而為道心即道也舍心以言道則為荒遠荒遠非道舍道以言心則為形軀形軀

非心道也者無所不盡而心者道之舍也故曰天聰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可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可以作禮樂可以齊萬物可以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前之而莫測其所以始後之而莫既其所以終游乎無窮而莫知其方此心之所以為心者也心以會道而私或滴之心以通道而私或間之心失其所以為心而道失其所以為道詩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嗚呼亦反之心而已矣忠恕者反諸其心淳滴去間之道也性者

則無事乎此矣下焉者可勉也匹夫懐千金之璧途而失之烏得不從其途而求之也物我之未融形骸之未化不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融而化之體烏有不一乎故自聖人以下未嘗不勉勉于兹也為人子者以父之心為心則何患乎不孝為人臣者以君之心為心則何患乎不忠居乎前後左右者而以前後左右之心為心則何患乎上下四方之不均故忠恕非有所增益之也求吾之心也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鑑明私去而心明心

明而道在是矣故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去而聖賢可為中和之性流而禮樂可作形骸之窒通而萬物可育天人之界徹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可一孔氏之學何其簡而易徑而要也抑此所謂忠恕者先儒以為學者之忠恕耳嘗試推之程子之言曰充拓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萬物一也宇宙會合由忠恕之故宇宙澆漓由不忠恕之故秦漢以

來上下之分嚴君臣之情塞失均于貧富奔命于征求

骿死於誅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多矣長人者可無

意于斯乎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道散于天下而君子會諸心而猶有待于外者理一故

也夫心無待于外者也待于外非心也何者勢有心迹

之判而理無内外之殊道通天下之故而心極宇宙之

量天下信心而疑耳目具說是内而非外自謂其心之

大也而不知心之大而拒于其外則有所不包天下徇耳目而遺心其說則徇象而拘迹自謂其用之妙也而不知用之妙而沮于其内則有所不達合外以爲内而後知心之大也由内以爲外而後知用之妙也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者疑之以爲德性所以爲内也問學所以爲外也事于外則苦于支離之弊專于内則馳于玄妙之歸大者窮極高虛而無所底止小者役役焉汩没以終身外之于内若是其相戾也德性之

與問學若是其相悖也尊德性之與道問學若是其不相侔也嗟乎夫孰知子思之言合内外而一其散于天下者而會諸其心乎今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何為者也苟徒形骸而已耳飲食動作而已耳則與夫翾飛蠕動者奚以異也而乃超然異于羣生為萬物之靈而天下之尊莫尊于人則以其德性之尊而已二五搆精造化萬有皆同于天而會其精于人人而會其精于心至清而不滓也至純而不瑕也至貴而不敵也至富而不倫也

得之而為德生之而為性德性之有貫乎天地矣冒乎羣生矣紀乎萬用矣磅礴乎無端無紀而周流乎至靜至正矣故謂之降衷謂之明命謂之受中謂之立極皆取尊名焉尊于天而賤于人與之者之重而受之者之輕是横奇寶于道而委珪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關之位居之者不敢懈而况吾受諸天而不偶然者而褻天棄天而甘心焉謂之何哉故君子欲以盡其為人者其道在于尊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

性之尊者其詳在于問學而已尊德性者非以專于內而不兼乎外而道問學者非以徒騖乎外而忘其內也德性不離于事物則尊之者不離于問學矣散于天下而一于心尊吾心則天下之理會不出乎一心而不外乎天下道問學則天下之理熟萬者熟而後一者純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聖人以為深于志止于心足以已矣而必幾焉康焉研審而不遺思惟而不怠誠以

辨于務而深可達審于幾康而止可安也使百九十二之爻無用于揲則所謂受命如響者果何物而一日二日之幾不兢兢焉而堯舜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知者德性之通也通天地萬物與人焉盡精微焉知新焉所以通之也行者德性之體也而體天地萬物與人焉道中庸焉崇禮焉所以體之也雖其戒謹恐懼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固不待于物感事變之交然而知崇禮界窮理踐實要之亦不失吾高明廣大之體以究其溫故敦厚

之功而已矣故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周物而不過乎性之智濟世而不外乎性之仁天下之理無出于德性之外而道問學所以盡尊德性之功射藝之游非拳捷之逞也洒掃之末固精義之學也徐行之微固堯舜之道也經史之業非亡羊之路也本末源流一以貫之矣舜之命曰惟精惟一𢌿之誥曰制事制心孔之教曰博文約禮精以歸一義以全禮博以致約千聖相傳之秘其在兹乎吳文正以為道問學之功有六而尊德性

之功一而已矣斯言可謂發越無餘矣由是而言則知外德性以為問學者徇知化物世之所謂博洽之學雕蟲之技傳經之家若司馬遷劉向鄭元王弼之流也外學問而為尊德性者馳空入幻世之所謂頓悟之習玄牝之學明心之說若關尹老眪瞿曇鳩摩之屬也自漢以來出彼入此吾道不墮如髮至關洛數子者出得子思之緒于殘篇亦已爛然指世之迷途矣然議者猶謂新安金谿之異旨德性問學之專門徒泥鵞湖是非之

辨而不知相里勤五侯各立門户之非嗚呼德性吾所有也學問我所事也為之而自知之矣不知論此而徒欲起大儒于九原辨聚訟于兩家乃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噫

六言六蔽

天下之理盡在學矣而天之所與者不可恃也何也限于氣也限于氣則有所偏徇其偏而不求至其中則往往遂其性之所近其偏者日以重而其不能者終懵焉

而莫之知卒以自陷于偏詖邪遁之歸而不適乎大中至正之矩其美也祇所以為蔽也天之所與果可恃也哉故夫求至于中者莫如學也疏之則通拭之則明矯之則直砥勵之則精密培養之則成遂夫物則亦有然也而况于人乎况于學乎學也者以明理也理明則德全德全則氣不能為之限夫是之謂能成其天故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功大糠粃眯目則天地為之易位彼美質之為尤物也豈直糠粃之謂哉今夫仁智信直勇

剛是六者世之所美也夫人而能好之則固可以謂之君子而世之所指稱者若是焉亦足矣聖人曰是六者皆有蔽惟好學為無蔽非六者之足恃而好學者之足恃也夫豈以六者之不美哉天以是理全畀于人固不以人人殊也是故有温良慈愛之懿有辨别剖析之明有真實無妄之誠有順理無罔之心有强毅果敢之氣殘忍之不足以勝吾仁眊瞀之不足以勝吾智詐偽之不足以勝吾信回互之不足以勝吾直懦怯之不足以

勝吾剛勇其性則然也然而氣之參錯不齊而五行之分數有多寡則隨其偏重者而勝焉偏而好好而不學則蔽蔽于有餘而不能以自哀蔽于不足而不能以自益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信者以執滯用直者以攻訐用剛勇者以强戾用彼固以沾沾自喜而不知去道也日遠矣是以聖人不恃乎天而求備于人不恃乎天所以去其蔽求備于人所以全其美臯陶言九德皆以其氣質之性而濟之變化進修之學而夔之

典樂亦不外乎直溫寬栗之數語晏嬰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馬或奔踶而致千里誰其能偃然以就吾之鞭策也調習之不訓泛駕之不止則百里之不致昔夫子之門固皆天下之英也參之魯可以謂之確柴之愚可以謂之厚師之辟可以謂之文由之喭可以謂之直而夫子則謂之魯焉而已矣愚焉而已矣辟且喭焉而已矣畧其所美而稽其所蔽美者不足恃而其蔽者深可憂也是以君子知天之所以畀

吾者恐恐焉若有所負也汲汲焉不能自已也退退焉不敢自謂已足也我惟理之求而已于是有探索考究之學于是有沉潛默識之功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力于是有去偏救弊之術於是有深造極詣之方于是有消融渾化之妙過者以損不及者以益夫然後有以得其理而無所蔽愛人仁也而惡不肖亦仁也不可罔智也而可欺亦智也踐言信也而變通亦信也無隱直也而委曲亦直也無所不伸無所不為剛勇也而有所不伸

有所不為亦剛勇也惟好學故仁惟仁故智而信直剛勇皆舉之矣若一元而司四氣之運若中央而觀四方之至有六者之用而無六者之蔽是六者性而我無加焉是六者質也而矯克振厲之功為不少矣大哉學之道乎夫子與子路葢每每言之而伉直自用卒無改于冠鷄起舞之習去就不明汶汶以没悲夫美之為蔽乃至于此自昔聰明絶異者為不少而卒自叛于道而為天下之罪人者其始皆由于質之美葢以其聰明絶異

之資而自信其不該不偏之見以成其偏倚詭僻之行則將何所不至故曰老子有見于屈無見于伸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莊子有見于天無見于人有所見而有所不見此美之所以為蔽也由是言之椎魯朴鈍非學者之患也聰明絶異學者之深患也

聖人之心公天下

聖人能順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故

聖人之心亦不容以有偏夫惟不容以有偏而後足以盡天下之理大哉聖人之心乎人皆曰聖人之心有是非吾則曰聖人之心無是非人皆曰聖人之心有好惡吾則曰聖人之心無好惡人皆曰聖人之心有褒貶吾則曰聖人之心無褒貶因物而有是非是非者聖人之明因明而有好惡好惡者聖人之情因情而有褒貶褒貶者聖人之言言生于情情生于明明固緣諸物而已天下之物固有可是非之理固有可好惡之理固有可

褒貶之理取而進之不加增抑而退之不加損稱之為善而非譽訾之為惡而非毁聖人順因其理無所于是無所于非無所于好無所于惡無所于褒無所于貶遷移變化進退伸縮惟其所遇不可端倪曰是非好惡褒貶云者吾姑以是觀聖人之心之著而已非以為聖人之心泥于是也何者順因諸理也理故一一故無所不公而彼區區有為之應迹固其所謂塵垢粃糠糟粕煨燼云者而奚足以芥蔕于聖人之心也哉今夫理之散

于天下其是非曲直可否輕重隨物而在無不分明其過于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專而不咸隘而不宏藏匿而不化膠固而不解紛擾焉而不釋日以其情與天下相角執其先以應其後舉乎彼以該乎此攻其瑕而忘其堅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美强立而不返終其身焉其於愛憎取舍若枘鑿焉不相易也是何也以情勝也情勝則有我而無物其不能公天下之心固也夫天

下之物以天下之理處之而已而曷容有我于其間哉故惟無我而後為聖人而後其心能公天下嗟乎聖人之心猶天也陽舒而陰慘旦明而暮晦生長肅殺不一其職風雨露雷不一其施而萬物之巨者細者高者下者栽者傾者成遂者夭閼者變易者流遷者枯偃而憔悴者壯盛而猥大者仆而起者息而消者彼固以隨乎氣之所至在萬物為適當耳造物者則何所私哉是故聖人順因天下之理不累于有我之情天下之人所謂

聰明仁聖德充而業完者固未可以人人求也而人又什百千萬之不可以一律齊也固有能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失于早而圖之于末百不可觀而一有可取世之所謂小人者猶有所長而賢者或難于十全也故聖人亦以天下之情與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獨管仲乎哉管仲者固其一事也言天者無端也指其昭昭之多曰天之大若是而已矣言聖人者無象也指其稱管仲之事曰聖

人之公若是而已矣故此一管仲也世之汩溺者孰不艷慕之其德與學固可畧也至于鄙賤之甚者則擯絶之不以入于耳而奚功之足云聖人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管仲人也如其仁如其仁方其稱也不知其貶也方其貶也不知其稱也管仲之所為若二人焉聖人亦曰若二人焉是非在仲也好惡在仲也褒貶在仲也聖人不知也是故羽山之放百揆之宅鯀出禹入不以為疑鹿臺之誅三監之設紂滅庚封不以為忌故使鯀能

自變司空之職可復紂能改創孟津之師無舉聖人固未嘗有怒也朝而放諸野夕而升諸朝罪大者不以議其功罪輕者不以掩其善順諸其理而何有於我也彼世之瞽者刖者宫者莫不以為棄人也聖人曰吾使汝為樂吾使汝為閽吾使汝為守嗚呼聖人之心之公固如是也春秋之書嚴于大一統而王之出狩不容于無貶明于尊有爵而諸侯或稱人重于辨華夷而夷狄或有稱子書載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

厠之篇末吾于是真見聖人之心如天也使夫人之有過者不容以自阻而小善者亦有以自遂見容于聖人者不敢不勉而得罪于聖人者惴惴焉不敢自安是又聖人之教之也嗚呼聖人之功大矣

史稱安隗素行何如

將以圖天下之變而所以自治者不可不嚴也夫士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而適當其潰敗決裂之際而天下之事之變不可以急返而力拯之也天下之小人方

乘時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氣之薫灼熾豔凌轢震盪勃
焉有不可遏之勢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身惴惴焉而
日與之角以吾之衰敵彼之强以吾之寡敵彼之衆以
吾之明白踈濶洞然無防閑之設立彼閃忽詭詐之中
機智陷穽之區斯時也勢不足恃也恃吾之有道而已
夫道有時而不能勝勢然而循理以須其未定之天而
或勝焉或不勝焉猶足以持之也設使吾之所自立者
已自陷于頗僻則小人之投間抵巇其將何所不至哉

吾既無所恃而吾之所恃又亡而輕試于小人之鋒卒之名隳業墮而身與之俱斃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愚讀漢史未嘗不嘆安陨所處之真善而又以嘉范曄之知言也夫不曰小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陨素行髙亦未有以害之誠有以見君子得持勝之道也嘗謂天下之所以稱為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蹈道而行之謂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謂之小人所謂蹈道而行

者素行必嚴嚴者非為小人而設也以其君子之道固然也背道而行者則淫佚放縱無所不為矣夫其淫佚放縱者亦非為害君子而設也以其小人之道固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軋而世道之所以升降者係此也小人固挾其所以為小人者以逞其惡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為君子而制之則君子小人之分吾亦無以定其極矣而又安能取勝負于其間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勢也所以定勢者道也勢有所待

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挾以常伸者易言隂陽之義備矣進退消長損益盈虛每以時運為之變化而辭亦因之屢遷而至其所謂道者則無往而不著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無二立乎是非利害之途而獨守其貞不以消而亡不以長而存不以進而滿不以退而缺不以損而隕不以益而盈不以盈而耀不以虛而約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極也而物何與焉小人何與焉小人之能害與不能害

何與焉天道當揫斂肅殺之候其所以為生生者宜剝盡而不存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陰之盛而喪其所以生生者故卒之太和囘斡勃焉盎焉變而為朱明長嬴之氣君子當小人之時亦唯無喪其所以為君子者而已矣無喪其所以為君子者亦唯無喪其素行而已矣素行嚴則守不放守不放則節無毀節無毀則道常伸如兩敵對壘雖未得殄滅之會而所以禦其游兵防其鈔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則移晷瞬目之間而

彼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敵之可勝而恃吾有以勝之勝之者非求勝于彼也勝于所以為我者而已矣怒皆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厲兵非王者之師也冠帶佩劍而髙談仁義是所以化强暴之術東漢之世外戚宦豎之禍纒綿糾結而不可解一時賢人君子相與勞心焦思感慨發憤正色于廊廟清議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紓一日之禍適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藉駢首而死者不可勝計然而考其素行非其過于忤物則

其失于防閑者也陳寶一代之英以身排難而至于貪天之功親戚子弟帶綬裂土布在有位内不足以遠權勢外不足以孚人心張奐北州之豪士猶不能使之相信而為羣閹所賣吁亦可悲矣名為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純乎君子者而與羣小較力是所以齎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君子有危言之時而無毀行之日所以持天下邪正相軋之機而直以道勝之耳故曰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名陵之師不足

以折水濱之對文王之道不足以救於泓之敗而楚圍之討不能反慶封之辭自漢以來任人國家如向猛之制于恭顯訓注之因于仇王二李之遞為出入五王之自相魚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勝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隗也雖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益無益于天下之變也豈非其節有餘而權不足回斡大運撥亂反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奪三公之權崇階美號徒擁虛器政權一無所關二子亦無能為力矣吾獨惜

夫撫天下之權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經世而反以激天下之變此吾所以歎息于二公也

孟子敘道統而不及周公顏子

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得聖賢之意則可以知聖賢之言知聖賢之言則可以明道統之說夫其有詳有畧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後也而非有抵牾也論其人焉論其世焉合其異焉會其同焉此所謂意也苟徇其辭執其一以求其紛紜異同之論則聖賢之言將有

所不達故以言觀言則有遺言以意觀言則無遺意雖然亦謂之無遺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顏子無異道而孔子孟子無異說矣今夫斯道之流行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由堯舜以至于孟軻中更數千載可指而數者如斯而已矣疑有闕文則巳若比肩矣其不與者聖賢不得而與也其與焉者聖賢不得而廢也堯不得以與丹朱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者葢謂此也聖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孔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後

之學者當據之以為定而豈可因之以為疑哉當文王之時周公以元聖而受緝熙之傳制禮作樂有身致太平之功達而在上使聖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東周之夢為之惓惓而易詩書春秋禮樂之刪述益自以為得繼于周公而忻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獨得而不與之當孔子之時顏子以大賢之才而承博約之訓墮體黜聰示不違如愚之教窮而在下使聖賢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顏子其人也是以孔子喪予

之嘆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稱葢真以其得聞乎斯道而許與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獨得而輕廢之嗚乎此孟子所以為與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為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顔子不在其後矣純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賴敬怠義欲而戒書之所由作吕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欣欣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

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葢昔人之恒辭也茍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時中之論義利王伯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借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顔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葢自附于及門其視顔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

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葢昔人之專辭也茍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雖然周公無敵矣論顏子者往往有異說焉則以其年之不永遺言之不見造詣之未極也殊不知夔益稷臯初無文字而禹湯文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謂顏子發聖人之緼而優于湯武此定論也事有當于吾心則自吾可以起千古之議論而況

古人之已發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顔子自處故不敢
以聖人處顔子云耳厥後宋儒周子默契道統得不傳
之正而世猶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為疑意亦類此
大抵古人之言多濶畧而後世之辭多謹嚴以此之心
求彼之說其相戾者固多而論說之紛紜亦無怪也嗚
呼道統之傳自孟子之後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没
而愈晦矣章縫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顔
孟言之日似行之日逺斯道之真亡滅壞爛幾于不振

此則有志者之所深恥也主張斯文者所以爲深憂也

乞醯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無容于矯何者理無矯也無容于有待矣有所謂乞者斯矯矣有待矣夫我所無而求人謂之乞求人而望其與謂之乞理者天下之人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當取當與各全其天而何乞之云彼醯可乞也直可乞乎直者天地生人之至理也奈之何以微生之直亂天地生人之直乎彼天地生人之直

何如也在父則慈在子則孝在臣則忠在弟則敬在交友則信益天下之直而非吾之直吾之直而非人之直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者有之無者無之如斯而已何有于我茍有我焉則物本非而是之是我是而非物是也物本無而有之是我有而非物有也旣有我于其間而必因物以成乎我使必得是物而後我之理始得焉嗚呼理之云乎若是其勞矣乎彼勞也非直也高之意則以為茍可以得直雖勞無辭也方其人之乞醯高

果有也可以為惠不幸而無高之心已恨不能以及人于是而乞諸其鄰不與之以無而與之以有使彼受者曰高可謂天下之直矣無且如此況于有耶小且如此況于大耶是一事之微可以納交也可以為惠也可以使人稱我也高為是矯險之事而不知天下無矯險之直因是事而為是直亦愚矣彼意夫直之猶醯也醯尚可以乞人為已有直亦可以假物為已名也獨不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鄰之醯也彼乞

我而非乞鄰也我與人而非鄰與人也我以其我鄰以其鄰惡用是假借哉猶幸魯人所求者醯也假使求于高曰汝與吾千駟萬鍾高何以待之又有求于高者曰汝與吾以天下又何以待之高將曰有耶無耶亦將乞諸其鄰耶吁至是而高之直窮矣故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恒不窮求之于物恒有盡順之以天恒有餘矯之以人恒不足葢理在我而不在物理有天而無人也是以奪人之物則為盗取人之有則為襲假無而有則為僞

盜乎襲乎僞乎高之謂也從高之道則天下之為善者亦艱矣夫與人必待于物則一介不與伊其吝矣推之至于待富而孝則簞食瓢飲顔其餒矣待功而後為忠則身死功墜孔明其窮矣夫其必物也必富也必功也則伊必至于取人之有顔必至于奪人之財孔明必生而不死而後可也信如是是使天下父不得而慈子不得而孝臣不得而忠弟不得而敬交友不得而信事事乞于人物物乞于人有如醯者乃克有濟則何時得盡

吾人道哉是其人道輕而醯重也未乞醯之時本無直也既乞醯之後而始有直也鄰無醯則我無直矣則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為奇為高則竊父之逃不如證攘之直歷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陽之餓不如於陵之廉而天地生人之直果不如微生之直矣誰謂直者如此哉彼之求直在于此而吾謂之不直亦在于此不知彼之為是勞者欲直耶欲不直耶雖然高猶幸也世方謂高為直而奔慕之夫子獨曰孰謂微生高直使矯

飾止于高而天下必直天下必不為矯飾亦無有曰其如此者是高之流禍也嗚呼高于是不與楊墨同為害矣此謂高幸而遇夫子

聖人之心無窮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心也而天下之不能盡歸于聖人之治者勢也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不因于天下之勢勢之所不能則吾治病矣而聖人之心于是乎窮夫以聖人之心運天下之治而吾心果為勢之所窮囂囂然

自得曰吾治如是足矣聖人果如是耶葢有時而窮者勢也不可得而窮者心也勢不能勝乎心而心不窮于勢謂聖人之世無不得所之民者非聖人之心也以有窮之心量聖人者也謂聖人之世有不得所之民者此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所以無窮者也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葢聖人以其身為億兆生民之主自謂天之所以命我而天下

之人皆寄命于我其無所辭于天下如此則其以天下為心誠有不得已者矣而憂天下之心如之何而能釋也雖然天下之不治吾憂之天下已治矣而聖人之憂終不能一日而釋則非有所深憂過計而亦天下之勢有不得不然者聖人果不能必其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則天下已治矣聖人之心何嘗一日自以為天下之治惟其未嘗見天下之治而其憂愈無窮者此聖人之心也且其始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者多矣聖人為

之焦思于廊廟之上殫其心慮竭其耳目修其法制陳其軌則導其善利而除其菑害其所以仁之者固已勤矣亦期于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已矣然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風氣之異嗜好之不同剛柔善惡之殊性其勢有不能盡一者聖人亦且奈之何哉為人父母者為其赤子慮其飢餓而乳哺之或不能盡得其所欲况周天下之人而欲人人而衣之食之而教之求其無一人之不食不衣而不至于敗度而斁倫者聖人果可以

自必耶故不可必者天下之勢也不容已者聖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可必則聖人之心何時而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際何其盛也協和萬邦矣而驩兜共工之屬猶在明良之列也率舞百獸矣而有苗宗膾胥敎之屬則猶盭干羽之化也敷于四海矣而下車而泣之囚猶迷象刑之治也十一征無敵矣而舍我穡事之徒猶勤畏帝之誥也順帝之則矣猶迄崇墉之師也垂拱而天下治矣而大誥康誥酒誥之訓保釐之命

淮夷三監之征再世未已也是以聖人相與咨嗟于一
堂之上一則曰疇咨二則曰疇咨曰思日孜孜曰予畏上
帝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曰不敢康夙夜基命
宥密可以見聖人之心矣葢政也者聖人所以致天下
之治者也心也者聖人所以運天下之政者也静處于
大庭之中而周流于寰海之外端拱于深宫之中而昭
徹于宇宙之表培養于瞬息之頃而繼續于千萬世之
遠丘甸井牧里居以安其生矣而勞民勸相之未已也

瞽宗米廩詩書絃誦以時其教矣而格懲庸威之末已也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與夫祭祀喪紀師田行役下至獻魚取龜擉鱉繪畫刮摩之屬以盡其制矣而維清緝熙之末已也其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政也不能無所不及無所不達者勢也憂其勢盡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為無不及則有所不及矣以為無不達則有所不達矣心有一息之間政必有所不盡而天下之治荒矣或者曰聖人之治天下必無一人之不得其所

而其所以如此者特其不自滿足之心耳嗟乎此不惟不知天下之勢而亦不達聖人之心者也使天下果無一人之不得其所聖人亦何為是無窮之憂也哉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而聖人亦有所不能聖人惟深知其如此故一日二日萬幾惟幾惟康與天同其不息也大抵聖人之心與天同運天之道氣以噓之萬物以生窮于午矣而未嘗已也而隂已生矣氣以吸之萬物以成窮于子矣而未嘗已也而陽已生矣故天道運而不窮

以生萬物聖心運而不息以生萬民然天亦烏能使萬物之皆得其所哉殰者殈者夭閼者枯槁者大造之內何所不有此亦勢也惟夫不以其勢之所窮而使吾心之有窮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

王天下有三重

天下之法非聖人不能制也聖人所以能制天下之法者謂其能盡夫法之理也法之制出于聖人之心而法之理在天下盡其理如是而吾之為法者不得不如是

而後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聖人以道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則法治道不在則法亡有法則道行無法則道廢故聖人之于天下非能强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謂法者又未嘗以吾之意為之有見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從而條理區畫于其間而盡其精微之至者也則夫聖人之法豈曰區區于後世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闒冗而不由夫道者乎故王者之法即道也後之人徒見夫繁文靡飾過制曲防苟簡踈畧之為

法也因以疑王者亦何重于此而不知王者之法非後世之所謂法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葢王者之責其重如此其所以上承天命之重下思四海生民之衆求其所以順天之理遂民之生有一日不能自寧者矣夫天之生是人也其相與羣然而生也生之所存者性也性之所禀者命也發乎其心著乎其動作而施于相與羣然之際而道之大用無所不著惟夫

由之而不能自知知之而不能盡于是乎血氣心知勝而道幾乎晦聖人受天下之重思以生之治之教之而法之設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觀天下之所為而制之而已矣觀天下之所為而制之者出乎道而已是故道形于事不可以無禮于是禮重道形于禮不可以無度于是乎度重道形于禮度無書文字性靈不通于是乎文重是三者天地之所生也生人之所立也萬物之所紀也一不重則道斁二不重則道悖三不重則

道弊益自上古之時其民吁吁怡怡莫不愛其所以生我者尊其所以長我者樂其所以與我者是其禮然也有老者則處其安焉有尊者則處其多焉是其度然也人之所存發于其聲聲之所出而音韻自成是又其文然也此皆夫人所能也然非王者不能知天下之自然者而為之法王者有法以行其道俾天下自行其禮自遵其度自識其文而後知王者之制所以通萬世而無弊者皆其道之所不能自已者也使王者恃其崇高之

勢徒以其勢力法制謂天下可以就我之範圍而率已之意以為之則亦何取于王者之法是故朝覲以明君臣之義聘問以使諸侯相敬喪祭以明臣子之恩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婚姻以明男女之別天下不可一日無禮也雕鏤文章黼黻袞帶鼎俎豕腊宗廟居節衣服宮室天下不可一日無度也明其約契正其會要定其時日通其言語達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無文也故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匿而不可

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聖人通于天下之情而知其理達于萬物之變而知其時精之至也故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累黍吾心之禮與天下之禮一也而禮出焉故自子事父母朝諸侯于明堂至于冠婚喪祭燕射士相見之禮可得而議也所以周旋裼襲升降俯仰者聖人能議之而不能為之也吾心之度與天下之度一也而度出焉故自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至于龍衮黼黻玄

衣纁裳冕朱緑藻十有二旒之度可得而制也所以多寡輕重隆殺大小者聖人能制之而不能為之也吾心之文與天下之文一也而文出焉故自天府之所蔵象魏之所懸與夫達之四方同書文字可得而考也所以横斜曲直平正倒仄開發呼歙清濁髙下者聖人能考之而不能為之也故曰聖法道道法天君子之道所以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者此也不然以相接則不得其體亦緹縵之禮

而已何重于王者之禮以相臨則不得其分亦淩悖之度而已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諭則不得其志亦寄象鞮譯之音而已何重于王者之文故曰王者制事立法一稟于律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所謂律者即天下之理也其理本然如以規應圓以矩應方而莫之易也是王者之律也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

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豈非作者之聖歟或曰王者之制如此宜萬世不可易而何孔子論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記禮者則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太白周之太赤毋追夏后氏之冠如周弁殷冔夏收其不同如此若夫書文自河流天苞洛出地符之後世傳又有龍書鳥書龜書魚書蟲穗之書自蒼頡至于史籀又不知凡幾變

也豈以聖人之制猶有所未盡耶葢天下之變無窮而王者有隨時制作之義孔子葢曰所損益可知矣理之在天下可變耶後世不達其意妄取先王之法而盡廢之自朝廷以至于閭閻皆為一切之政無非衰世茍且之習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無一能盡其道世之君子又從而附會之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嗟夫所謂禮樂果何在也吾獨怪夫文武周公之法至秦而遂絶而李斯程邈謬妄之制至于今更數千載而不能

易也

明君恭己而成功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獨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責于人主之一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獨能恭己以致之是豈有他道哉誠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吾以一人之身而為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勢必有所不給將必舉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與天下日戰于擾

擾之中而聰明智慮與之俱困是知天下而欲以一人為之固無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之治非得人不可也葢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是所以獨操其要以御其機而非苟樂于優游無為也以天下之賢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周其務而明主端委以責成焉此固天下之勢也今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舉之矣以其器輕也其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舉之必數百人焉其器愈重其舉之者

愈衆夫以衆人任之故雖千鈞之重可不勞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專百人之任其亦必無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為也世之人主亦有恃一已之智力而欲以攬天下之權而天下之事日以紛然益自以其術足以持之盡天下之人無有出于我者舉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一自為之益前世人主有其術出于此者未有不至于亂也故明主者豈樂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見夫治天下

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人之耳能聽而目能視其視聽不出帷墻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則聰無所不聞任天下之目則明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為耳以天下之目為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徹焉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盡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聰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為之可也所謂聰明神智者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暇逸之謂也葢其聰明神

智所以運乎天下者也運吾聰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為之不必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為也謂其自暇逸不可也當堯之時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未粒食而阻飢矣五品不遜矣五刑未明矣草木鳥獸未若矣禮樂未興矣共工驩兜之徒猶在朝也而堯首命羲和欽若昊天而已堯豈為是迂緩不切之謀哉誠以人主之所當為者獨有事天之責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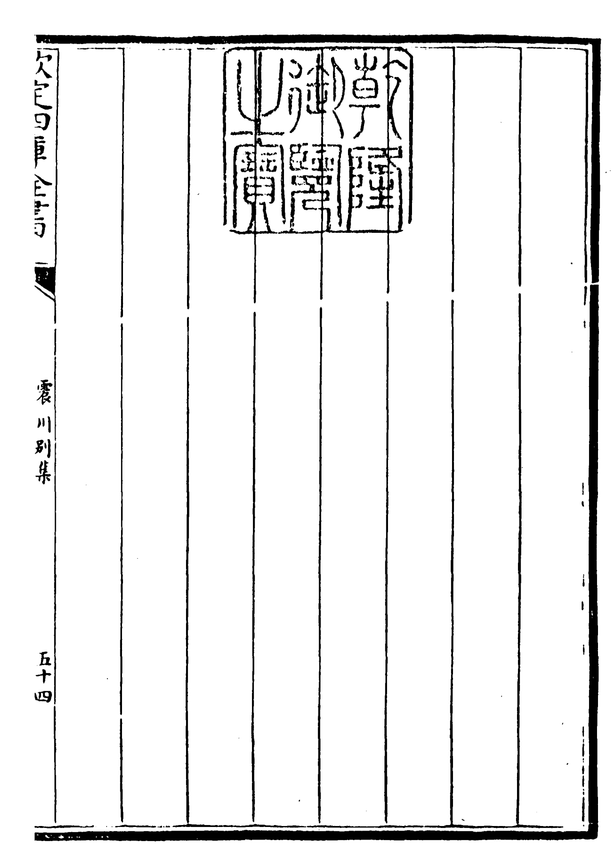
天道少有不順而徑忒或見于上吾心所以悚惕者當無敢少寧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窺察天道而觀其意之順與否也若乃其時天下誠有未得其安者而堯咨之不過一二言而已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從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務無不翕然悉舉故孔子稱之曰大哉堯之為君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嗚呼此堯舜所以恭已而成功者也夫以堯舜之聖如此其至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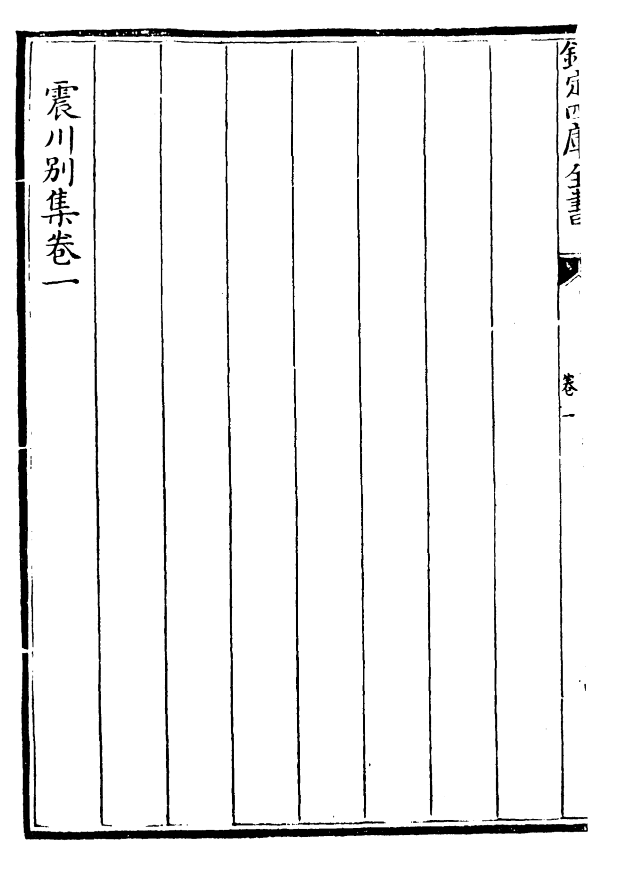
舜之治天下如此其無為而當時急于得人而任之葢其所以無為者也吾以見聖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宴然恭已而已也堯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經天下之慮在于任九官十二牧吾于是知古之聖人無為之道也公卿大夫賛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垂衣搢笏不動聲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謨也百官有司日靖其務也六卿日率其屬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鄉遂都鄙之吏其遠至

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為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謂恭巳者其事一無所為而其神運而以天隨者亦無時而無所不為如天之運其神無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無為故公卿大臣宣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倡九牧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務息矣故神無一日不運于天下故天下之賢才任而天下之庶務成淵蜎蠖伏

之中深宫宥密之地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豈其疲智慮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巳無為所以養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賢所以成其功也不能恭巳不能任天下之賢不能養其神不能成其功故天子之車大路越席所以養其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其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其目也和鸞之聲步中采齊行中肆夏所以養其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其性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其威也凡以天下之大以養之不欲累之以

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養之尊之所以得以神運天下也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不怨簡故不爭四海之内莫不係統故能帝也雖然人主亦何以得賢才以任之其成功如此之逸哉其養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之必有其宜養之不以其道則才不成求之不以其方則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則無以使之効其用嗚呼欲得天下之賢而任之而又其難如此然後知明主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震川別集卷一